

汉语新词语英译的隐喻 认知模式分析*

吕世生

【提要】应建构隐喻认知的理论框架,分析新词语的文化语义生成机制,进而认识其翻译规律。新词语翻译是文化语义导向寻求隐喻认知过程的对应,其特点是文化语义和认知过程两个层面的对应。新词语文化语义隐喻认知的普遍性与文化模式的特殊性聚合于原词语与译入语的对应过程。这要求译者在原词语的文化语义扭曲程度和译入语的可接受性之间取得平衡。如文化语义扭曲程度在可接受范围内,译者应优先考虑译入语的可接受性。否则,则应以可接受性为代价,保证原语语义扭曲程度在可接受范围。

【关键词】新词语 文化语义 隐喻 翻译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6-0092-06

一、引言

新词语指反映当前一段时期内的新事物、新现象,且在一定范围内广为流传的词、词组或短语。汉语的新词语主要有三种类型:新近一段时间生成的词语,原有词语语义变迁形成的词语以及外来语。外来语是他者文化的概念进入中国文化的词语表达。新生成的词语和“旧词新义”机制生成的词语通常是中国社会的新事物、新现象的词语化。这类新词语中很多词语的语义系由隐喻认知机制生成。这种机制生成的语义多体现为文化语义。文化语义是这类新词语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为新词语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深化对新词语翻译规律的认识。

当前,新词语翻译研究主要基于“对等”研究范式,关注概念意义的转换,文化因素对这种转换的影响;文化问题往往大多限于文化

差异的描述,及其弥合策略的探讨。关于文化问题,这类研究没有解释文化之于新词语语义的本质联系,因而新词语翻译无法摆脱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新词语的不可译性及可接受性等根本问题无法解释。^{①②③④⑤}有鉴于此,本文尝

* 本文为国家汉办/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资助项目(《汉语新词语英译概览》)阶段性成果。

① 张京平:《近二十年汉语新词英译探析》,《怀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② 季绍斌:《试论汉语新词新语翻译原则及其质量》,《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③ 杨江宁、王琪:《汉语新词新语词源探析及英译》,《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④ 杨全红:《汉英新词翻译:一项费力难讨好的活儿》,《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

⑤ 张健:《再谈汉语新词新义的英译》,《中国翻译》2001年第3期。

试探索新词语语义及其与文化的普遍联系，由此揭示新词语翻译的内在机制。语义是词语的本质属性，研究语义的转换首先要厘清这一本质属性。新词语的本质特征是文化语义，文化语义是概念意义之上的“附加意义”。这种附加意义具有多种选择性，其选择具有文化倾向性。不同文化语境下或可存在类似的概念，但其词语表征方式，概念意象通常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情形新词语翻译研究无法规避，这是其一。其二，新词语语义生成机制是隐喻认知，文化因素决定源域（已知的或具体的概念）及其属性特征选择，进而决定了源域映射到目标域（未知的或抽象的概念）的结果。文化是文化语义生成的决定性因素，文化之于新词语语义的这种普遍联系，新词语翻译研究必须做出解释。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意义的生成机制，由此揭示了意义生成的普遍规律。这对新词语文化语义的生成及其与文化的普遍联系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本文拟以隐喻认知理论为分析工具，研究新词语文化语义的隐喻认知过程，进而明确新词语的语义及其与文化的普遍联系，以揭示新词语翻译的一般规律。

二、新词语语义特征及语义生成模式

新词语是社会文化现实的直接反映，社会文化的变化是新词语产生的渊源，其生成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反映在语义上就是其文化语义特征十分突出，文化语义是新词语生成并得以流行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词语的文化语义，王德春的定义是：“文化语义是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语言的国家的历史和民族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也就是说，在反映概念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民族文化背景，难以准确理解词语的含义”。^① 陈建民则认为文化语义是“通过联想而产生的附加意义”。^② 上述两个定义的共同点即：文化语义是概念意义的联想意义。

认知语义学则进一步阐明了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两者之间的联系，声言文化语义的生成

机制是隐喻认知。文化语义是在其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在文化模式作用下通过隐喻、转喻等机制，概念范畴中的某些属性突显而形成的转义。^③

根据认知语义学，一个事物具有多种属性，词语的概念意义只反映其本质的主要属性，其他属性作为潜在的语义特征储存在语义中。在特定的语境下，某些潜在的属性被激活，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形成词语的联想意义。^④ 按照利奇的观点，联想意义就是文化语义的具体体现（本文关于文化语义的讨论基于这一理解）。^⑤ 认知语义学的这种解释表明，词语潜在属性激活过程是一种文化模式导向过程。在不同文化模式的作用下，词语潜在属性的选择表现为鲜明的文化倾向性，文化语义的生成取决于文化模式。

关于文化模式，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不同定义。D' Andrade 从认知视角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会群体间所共享的认知图式”。^⑥ Gee 基于原型论的定义是：人们的习惯性直觉，依据民族或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对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的一种看法。^⑦ 这一定义将文化模式归结为

- ① 王德春：《一门新的语言学学科——同传语义学略论》，吴友富等：《同传语义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王德春使用的术语是民俗语义，现多用文化语义代替，本文使用后者。
- ② 陈建民：《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在此使用利奇划分的不同类型的意义术语，其中2~6种意义类型统称为联想意义，分属于文化语义的不同类型。
- ③ 张再红：“词汇文化语义认知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 ④ 张再红：“词汇文化语义认知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 ⑤ Leech, G.: 《语义学》，李瑞华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3页。鉴于国内学界多用概念意义这一术语，本文用概念意义替换利奇的理性意义。关于文化语义的界定学界尚有争论，请参见苏新春、魏春木等人的研究：苏新春：《文化词语词典的收词与释义》，《辞书研究》1995年第5期；魏春木：《跨文化交际中的语义位移研究》，《外语教学》1993年第5期。
- ⑥ D' Andrade. *Cultural Cognition*. In M. Posner (ed.). *Foundations of Cognition Sc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809, 823.
- ⑦ Gee, J.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Routledge, 1999. 68-70.

某一社会群体对客观世界的简单的典型的看法，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模式则是人们对客观事实的各种理解和假设的相对固定的集合。

文化模式创造隐喻，决定隐喻的属性特征选择，同时也是隐喻的知识渊源和建构的基础。一种文化的核心观念，如价值观、世界观等通常借助隐喻表达。文化模式既是概念意义扩展的基础，又是词义理据的来源。^①

隐喻是重要的认知机制。^② 隐喻是利用已知的、具体的事物理解未知、抽象的事物的认知过程。基于二者的相似性，隐喻将前者（源域）的某些概念属性映射到后者（目标域），从而在已知和未知的两个概念间建立起联系。如“婚姻是城堡”这一隐喻，即是将城堡（源域）的某些属性特征，如禁锢、约束等映射到“婚姻”这一目标域，赋予后者类似的属性特征。隐喻是人类普遍的认知规律，但隐喻受制于特定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对隐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音隐喻和词汇隐喻两个方面。利用语音的相似性生成新词语是常见情形，如韩流、面了、半糖夫妻、海归、负翁、美眉、铁的、晒、黑客等词即属于这一类型。“韩流”是近年较为流行的新词语，意指具有韩国文化特征的生活方式，指韩国娱乐产品一段时期内在我国较为流行的一种现象。该词语语音与气象学名词“寒流”构成谐音。“寒流”的属性特征之一是，一段时间内某一地区的主导气候特征，主导、流行是其属性概念之一。这一特征借助语音与韩国文化娱乐产品、生活方式在我国流行的现象产生联系。“韩流”即是利用语音隐喻生成的新词语。利用语音隐喻生成的另一典型新词语是“面了”。“面了”在北方方言中喻指人的性格如“面团”一样，软弱无能，“面了”一词取此谐音隐喻大学毕业生求职时听命于人，任人摆布的状态。外来语音译成为汉语新词语是语音隐喻生成新词语的另一重要来源。汉语新词语“晒”是英语“share”的音译。“晒”的概念意义是把东西放置于阳光下，联想意义有分享、曝露、展示，把相关信息放到网上等，往往含有炫耀之意。英语 share 的概念意义是接受（经验）、分享、参与等，它没有上述汉语的联想意

义。汉语利用语音的相似性生成了“晒”这一新词语。这几例表明，语音隐喻是汉语新词语生成的重要方式之一。另一种重要方式是词汇层面的隐喻，这是更为常见的方式。下述新词语都属于这一类型，如菜鸟、潜水、山寨等等。以“菜鸟”一词为例，该词源于台湾方言，指刚刚学会飞行的小鸟，飞行中经常掉落地上，后泛指初涉某一领域的新手，特别是电脑网络领域的新手。这是典型的词汇层面隐喻认知机制生成的新词语。“潜水”一词属于常用语，其文化语义是指匿名上网或隐身登陆不发表言论的行为，这种行为被喻指为潜水，用人们熟知的潜水活动隐喻登陆网络，却不发表言论的行为。这是典型的词汇层面隐喻认知形成的新词语。

从上述新词语语义生成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文化模式作用下，词语的概念意义扩展，体现为文化语义。文化语义是某些新词语的本质特征，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理解新词语的跨文化交流。

三、隐喻认知机制过程对应

目前汉语新词语翻译研究未能充分认识新词语与文化语义的联系，因此，无法揭示新词语翻译的基本规律。这就要求我们转换视角，关注重点由先前词语的概念意义转向文化语义。如前所述，根据隐喻认知理论，文化语义是概念意义基础上借助隐喻机制生成的联想意义。虽然隐喻是普遍的认知机制，而且不同文化的隐喻构成要素和过程均相同，这可视为文化语义能够跨文化交流的认知基础。然而，其构成要素自身则具有其特性，如域源概念属性。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文化社团所熟悉关注的事物、现象及其属性特征均存在差异。因此，源域的属性特征，或具体形

① Lakoff, G and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② Quinn, N and D., Holland. *Culture and Cognition (A)*. In D., Holland and N. Quinn (ed.)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式常有差异。而更为重要的是，同一事物往往有多种属性，哪一种属性或哪一些属性被映射到目标域往往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或可解释为文化模式所致。文化模式在以往的研究中被视为误译的影响因素，但它的影响不仅仅止于误译，而且还是隐喻认知机制作用的框架结构（framing culture），是这一过程构成要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①就这一意义而言，对隐喻认知机制可做如下阐述。隐喻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机制，这一机制总是在一定的文化模式下得以发挥作用。不同的文化模式下，隐喻构成要素的表征方式，或具体属性特征的突显性存在差异。基于这一认识，新词语翻译可以理解为，基于隐喻映射结果，即文化语义，分析其不同文化模式下的生成过程，寻求文化语义的隐喻认知过程。具体过程为，对隐喻认知构成要素做具体分析，以确定目的语文化语义与源语文化语义的对应关系。根据对新词语翻译的这一认识，我们或可以完成新词语翻译研究从概念意义到文化语义的转换。下面将以不同类型的汉语新词英译为例分别阐述这一过程。

汉语新词语中文化语义特征突出的一类数量较多，相关的新词语如，考碗族、婚嫂、凤凰男等均属此类。隐喻认知模式对这类新词翻译的解释较为充分。以“凤凰男”一词为例。“凤凰男”指来自农村或经济不发达的小城镇男性大学生毕业后在大城市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特指中国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现象。“凤凰男”一词是隐喻认知机制生成的新词语。汉语中凤凰有高贵、超凡脱俗的含义。该词语以凤凰隐喻出身低微成为社会地位显赫的精英。该词语的另一含义同样借助隐喻机制生成，中国文化中有“乌鸦变凤凰”的说法。乌鸦隐喻卑微低贱，凤凰隐喻高贵超群，这是中文语言共享的隐喻概念，这一概念的隐喻义是由低微到高贵。

“凤凰男”这一新词语的隐喻认知包括四个构成要素，分别为源域（出身低微的男子），目标域（社会地位优越的人），文化模式（中国文化模式），映射结果，即这一过程生成的文化语义——社会地位优越但是出身低微的男子。由

这个文化语义开始，查找英语中相对应的词语，然后分析其隐喻映射过程及其构成要素特征，以确立其是否与汉语“凤凰男”对应的隐喻认知关系。汉语凤凰一词，英语的对应词是 phoenix，其概念意义是传说中漂亮的神鸟，生活在阿拉伯的海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它的文化语义是“浴火重生的不死鸟”。英语中这一概念与“高贵”、“脱俗”这样的目标域缺乏文化经验关联，因此，phoenix这一源域属性不能映射到“高贵”、“脱俗”这一目标域。由此可见，phoenix和“凤凰男”这一概念认知机制不能构成对应。欲寻找与另一隐喻过程对应的英语词语，我们尝试变换分析视角，以映射结果为起点，寻求英语中隐喻认知关系对应的文化语义。

与汉语“凤凰男”文化语义对应的英语词语是 ugly duckling。尽管文化语义对应，但这一短语与“凤凰男”的隐喻认知过程是否对应仍需进一步分析。Ugly duckling的概念意义是“丑小鸭”。英语传说中丑小鸭后来变成了天鹅。丑小鸭的文化语义是卑微到高贵。这一语义的隐喻过程由几个基本隐喻构成。其源域概念是长相丑陋的小鸭子，目标域概念是卑微低贱的人。该传说的另一隐喻过程的源域概念是天鹅，目标域概念是高贵的人。这一连续隐喻的映射结果是，出身低微，但最终成为具有高尚社会地位的人。尽管这一隐喻过程的源域与汉语的不同，但英汉两个源域均具有多种属性，多种属性中存在相同的属性。在不同文化模式作用下，这些相同的属性映射到了相同的目标域，从而取得了相同的映射结果，相似的文化语义得以生成。这一分析表明，以文化语义入手，分析其隐喻认知过程及其构成要素特征，寻求隐喻认知的对应，是汉语新词语翻译的基本特征。这一过程在两个层面上体现了对应关系，文化语义的对应以及由源域向目标域映射的属性特征均达到对应。对汉语新词语翻译规律的

^① 参见 David Katan: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这一发现在语义变迁生成的新词语翻译过程中可以得到印证。

“脱线”一词属于此类。该词语原指火车脱轨，在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下，语义扩展，新的语义有反常规，非主流之义。如下述例句：“逗趣的情节，脱线的台词，主持人的不惜‘毁容’的颠覆之作引得现场观众火爆连连，掌声不断”。^①该词语的翻译过程如下：“脱线”概念意义的英文对应词是 *derail*。这与作为汉语新词语的“脱线”语义相去甚远。分析汉语的映射过程可知，其源域是机车运行故障，脱出正常轨道，目标域是“不正常状况”，映射结果是言语行为反常、乖张。基于这一映射结果，在英语中寻找具有对应文化语义的词语，然后，再分析该词语的隐喻认知过程及要素。寻找结果是一短语，*have a screw loose*，该短语的文化语义是 *to be slightly crazy, or to act abnormally*。这显然是该词语的隐喻意义。其隐喻过程是，源域是松脱的螺丝，其属性特征是处于异常状态。这一属性映射到目标域，其结果是，人的状态反常夸张。可见，汉英两个词语的隐喻认知过程对应。汉语火车“脱线”是铁轨系统状态异常的结果，这在汉语经验中与人的言语异常有相似之处。因此，成为隐喻认知的基础。同样的文化语义，英语汉语的隐喻认知过程相同，尽管认知要素不同，英语隐喻的源域是“螺丝松脱”。这表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经验，不同事物或事物属性在认知过程中突显程度不同。所以，隐喻的源域存在差异不足为奇。虽然源域存在差异，但在英语文化中，其文化模式在与汉语不同的源域中选择了相同的属性，从而获得了相同的映射结果。这即是“脱轨”一词的隐喻认知机制，构成了该词英译的基础。尽管该过程的源域不同，但是目标域，或映射结果与认知过程两个层面的关系均达到了对应。

另一方面，“脱线”的隐喻过程还表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属性选择反映了不同文化模式认知取向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了隐喻认知模式对新词语跨文化交流的认知价值。隐喻是不同文化认知的普遍性，这是新词语跨文化交

流得以实现的基础，而保持文化差异则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所在。因此，新词语翻译这种跨文化交流行为既要以隐喻认知为基础，又必须保留文化异质。这就要求汉语新词语进入英语文化时能够保留自己的文化语义特征，而非无条件地迁就目的语文化。否则，汉语新词语失去本身的文化色彩，我们通过跨文化交流建构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世界的种种努力将归于无效。这是基于隐喻认知模式探索汉语新词语翻译基本规律的另一认识。在这一方面，“山寨”一词的英译具有典型意义。

“山寨”是词义变迁形成的新词语，其新词语语义是指通过模仿、抄袭、恶搞等手段生产各种物质或文化产品。英语中具有对应概念意义的词语是 *copycat*，意为模仿他人的衣服样式，模仿他人的行为，或模仿犯罪方式，特指儿童的这类行为。这一语义与汉语的语义相近，但分析发现，汉语的语义是隐喻认知语义，而英语则是概念意义，它们的对等关系仅存在于概念层面，映射过程和结果的对应无从谈起。基于至少两个层面对应的考虑，*copycat* 不是理想的替代选择。相反，为避免中文词语为目的语误读，文化语义扭曲，“山寨”一词可使用音译。这种选择是隐喻认知理论对新词语翻译的另一启示。但与此相关的追问则更为复杂，即保留原词语文化色彩与其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两者孰轻孰重，即翻译实践中究竟是倾向于保留原词语的文化色彩，抑或倾向于其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这就要考虑源语文化语义扭曲程度与译入语文化可接受性两者的均衡，甚或取舍的问题。汉语新词语进入英语文化时总会伴随一定程度的语义扭曲，而译者总是努力减小扭曲程度，但译者的这种努力往往受制于译语的可接受性。理想的翻译是语义扭曲程度在可接受范围内，而又具有较好的可接受性。这是我们通常借助英语中已有的词语来替代汉语的主要原因。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下，如果优先考虑译入语的可接受性，但语义扭曲程度却超出了译者可接受的范围，则译入语可

^① 中国新闻网，2010.10.09。

接受性的优先顺序将让位于对文化语义扭曲的考虑。在这种情形下，则可能以新词语在目的语中的可接受性为代价而保证语义扭曲程度在可接受范围。这是选择音译或是倾向目的语的可接受性的内在逻辑，“山寨”一词的音译则基于这一逻辑。

四、结束语

大量的新词语语义是隐喻生成的文化语义，这是新词语的本质特征。目前的新词语翻译研究对此未能做出理论解释。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认知模式揭示了词语语义，特别是“附加意义”的普遍生成机制。借助这一理论我们得以充分认识新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属性，进而将其作为认识新词语翻译规律的理论工具。基于隐喻认知理论分析，我们认为新词语翻译是文化语义导向、寻求隐喻认知关系对应的跨文化交流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两种对应关系，一是汉语词语与英译词语的文化语义对应，二是隐喻认知关系的过程对应。这是新词语翻译的本质特征。新词语翻译的对应关系并非止于语义层面，而是扩展到了语义的生成过程。这不仅对新词

语翻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而且对翻译的一般规律也有重要认识价值。

隐喻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机制，但由于文化模式的差异，源域向目标域的属性映射选择也存在差异。隐喻认知体现了人类认知的普遍性，源域属性向目标域映射的选择体现了文化模式的特殊性。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聚合于隐喻认知的对应过程。将其置于跨文化交流语境审视，则不难看出，保留文化异质是新词语翻译的应有之意，因为跨文化交流的目标是建构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世界。这意味着译者必须在保留原词语的文化色彩，即保证新词语的可译性，和保证译入词语的可接受性之间做出抉择。简言之，这是原词语的文化语义扭曲程度和译入语的可接受性是否均衡的问题。在此均衡的含义是，如文化语义扭曲程度在可接受范围内，译者优先考虑译入语的可接受性。否则，则应以可接受性为代价，保证原语语义扭曲程度在可以接受范围。

本文作者：南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From Denotative Meaning to Cultural Semantics: Translating Chinese Neologism into English from Metaphorical-Cognitive Perspective

Lü Shishe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rom the metaphorical-cognitive perspective to shed light on translating of Chinese neologism into English with focus on cultural semantic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new words is a cultural semantics-oriented process seeking metaphorical-cognitive mapping,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wo levels of correspondence, cultural semantics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Another finding is that the metaphorical-cognitive universals of new words and particularity of cultural pattern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mapping process of the original word and the target word. This requires the translator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extent to which cultural semantics of the original is distorted and to which the target is accepted. If cultural semantic distortions are within acceptable range, the translator should improve the acceptability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s much as he can. Otherwise, the cultural semantics should be given precedence over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target word even if the acceptability might be impaired.

Keywords: neologism; cultural semantics; metaphor; translation